

# 小人物素锦的香港往事

《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以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在港的姐姐素锦和在沪的妹妹素美之间的真实通信为基础,讲述了素锦在香港 20 年,每一件大事对她的影响,也看见内地与香港的相互扶持由来已久。

## 每 4 天供水 1 小时

1962 年底到 1963 年中,香港整整 9 个月没下一滴雨,这座城市遭遇了 50 年一遇的大旱。

香港的淡水只有一条细细的香江,多数时候港人靠天喝水。为了储存更多的雨水,港英政府自 1960 年开始兴建船湾淡水湖,可惜尚未建成,香港就遭遇大旱,山塘水库内用水只够港人饮用 40 天。

素锦在 1962 年 6 月曾经提到过香港限水,说是下午只有 4 点半到 8 点半有水。她一定不会料到,后来几个月,供水会从每天的 4 小时,逐渐变成每 4 天供水 4 小时、每 4 天供水 2 小时……直至每 4 天供水 1 小时。

除了严苛的供水时间限制,水务署还要求市民每两周洗一次头。为了让学生少出汗,学校甚至停了体育课。街道上,人们排着长队等水,常常接水变成抢水。

水荒,成为了一代香港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网络上还能搜到歌手张学友描述幼年缺水时窘状的视频:“我记得当时很少洗澡,多数是用一个盆子,用盆子装一盆水,洗完脸就洗手,洗完手就洗脚,然后再用水搓一搓身子,搓完身子就算洗完澡了。因为我们当时住 8 楼,旧楼没有电梯,又没有水,我们 8 楼更

惨。你也听过楼下开水龙头了吧?水来的时候一定是下面先有,到我们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想要装满一个漱口杯都很困难……”

万般无奈之下,香港同胞向内地求助。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定,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特殊安排下,港英政府派巨轮进入内地水域,到珠江口装运淡水,深圳水库在自身用水也极度困难的状况下,每天免费向香港运载两万吨饮用水。

饶是如此,水仍然不够。同年 12 月,周总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这才有了东江引入港的工程计划,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那时,国家还拨出了 3800 万元的专款,全力以赴开始建造东深供水工程。

## 戒了吃早茶的爱好

1974 年,中东的石油危机影响到了香港,原油价格两个月内上涨了 4 倍,石油附加品价格由此上涨了 70%。

石油荒导致百业萧条,香港不得不开始灯光管制,只有下午 6 点半到晚 10 点半可以开霓虹灯,违令者罚款或者坐牢。此令一出,从前灯红酒绿的香港夜景大为减色。素锦在信中说,为了省钱,很多爱吃早茶的香港人把这一项爱好戒了,许多茶楼、酒楼关停。

但也不是绝望到底。素锦曾在信中写道:“最近能源缺乏,影响很大,当然祖国也在照顾香港,将在香港青衣岛设立炼油厂,香港市民大部分食物依靠祖国,香港也是祖国的土地。”

这两件惠及香港民生的大事,都是由驻港央企——华润公司负责完成

的。之前香港水荒时,去广东取水的也是华润公司,出动 8 艘轮船,昼夜不停往返于内地和香港之间。

陆地面积 1113 平方公里的孤岛香港,生活物资大部分需要进口,港人的食物百分之五六十来自内地。按照中央部署,华润公司旗下的五丰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逐步承担起内地对香港粮油及鲜活食品的供应。它一开始走的是水路,因为时间太长,几百头猪漂洋过海到香港,到岸仅余一头“猪坚强”,其余都中暑死掉了。1962 年,内地在自身也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决定从武汉、上海、郑州向香港开出 3 趟专列,专门用于运送蔬菜、水果、活鱼、活鸡等食品,以满足港人的菜篮子需求。这 3 趟专列被称为“香港生命线”,它们每天准时运送,一直坚持了 48 年,到 2010 年才光荣“退役”。

地理位置特殊、多灾多难的香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又遭遇油荒。这一次,仍是内地出手相救。港英政府布政司通过华润公司向内地求助,内地当即雪中送炭,向香港输送石油。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第一次运送的石油抵港,500 桶石油竟然不是用油轮而是用木船运送的,船身上印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令人印象深刻。在香港遭遇油荒之际,英美六大石油公司纷纷加价,只有内地是平价输出。华润公司随后在青衣、沙田两处购地建立油库。1974 年,内地承诺,稳定输出平价石油 30 万吨,最终解决了香港的石油问题。

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离香港正式回归还有 20 多年,那个时候,内地已经开始关怀、照顾香港。素锦信里提到的寥寥数语,流露出普通香港人的感念于心以及一种无需理由的依赖、下意识的归属感。

## 蚂蚁啃骨头一样

住在轩尼诗大厦的那两三年,台风经常袭扰香港,尤以 1964 年特别勤快。10 月 12 日,素锦在为一场台风的到来而喜忧参半。那场台风很著名,叫“黛蒂”,风力 10 级。

## “雨巷诗人”戴望舒饱受毁容之苦

中国现代派诗人、翻译家戴望舒的名字,是与《雨巷》联系在一起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诗歌于 1928 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出身于杭州一个职员的家庭,父母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宠爱有加,姐姐对他也是关怀备至。戴的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的,可惜幼年时不幸患上天花,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最终在他脸上留下了瘢痕。这一打击对戴望舒来说是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从容貌被毁的那一天起,他便遭受了来自周围伙伴有意无意的嘲笑挖苦,这让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常处于自卑和少言寡语的状态。成年后的戴望舒一米八几的个子,诗名远扬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有时连说话都有点打结。据说,成年后的戴望舒多次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将他的病治好。

1931 年 12 月,戴望舒的中学同

台风袭港带来的暴雨灌满了各个水库,暂时解决了用水问题。

然而天威也难测,据说“黛蒂”造成了多人死亡,素锦也受到惊吓,“这前三日的一场大风,又是受尽惊吓,房间的玻璃窗一块大的被风吸去”。

“所以房间进水(我的房间向西北,又高又是临街口),没有挡风,风力更强,所以一连两夜不能睡觉。”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素锦,站在水灌后一片狼藉的屋里,披头散发,容色憔悴,她嘴里念念有词,计算着自己的财产损失:“真是见到风已是吃惊,一块玻璃配 10 元港币,也是破财没有办法。”

靠天终究不如靠人。

1964 年 2 月 20 日,东深供水工程全线开工。当时的技术不甚先进,建设物资极度短缺,为了早日让香港同胞喝上东江水,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最具有优势的资源和技术应用于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铁道部优先调用东深工程的相关建设物资,广东省在工程初期抽调了一万余名民工来进行主坝体的土木施工工作,后为保证在雨季前完成坝体工程,又临时抽调 3 万民工进场至深圳水库施工。

据说当年港方水利工程专家走进工地时边看边摇头,因为“除了几台用来压土的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看不见任何大型施工设备,连中小型机械也寥寥无几”,映入眼帘的“只有密密麻麻的人群,把整个石马河两岸都覆盖了”。铁锹、扁担、簸箕、小车……蚂蚁啃骨头一样。为了能让水路早日开通,多少人抛家舍业,不分昼夜,甚至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5 年 3 月 1 日,经过 11 个月施工,同时历经了数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洗礼,东深工程开始正式向香港供水,彻底解决了香港的水荒,完成了一项事关民生的时代伟业。

水已经在来的路上,只需再等 5 个月,素锦就可以喝到甘甜清冽的东江水,可以随时洗头洗澡洗衣,再也不用为限水停水而提心吊胆了。

据《解放日报》百合/文

